口 12
3764
277

D12
3764
277

公羊義疏五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十二年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水經注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注先是邾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翮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

91-310

米芻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愼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疏〕釋文鄬字林九吹反說文邑部隩鄭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隩

鄭伯髡原如會〔疏〕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据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据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包氏愼言云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鄟按說文無鄟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反盧云古皋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摻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杜云鄟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引盟會圖疏云鄟侯國在慈州今山西古州疑迂遠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卒處按慈州鄭伯

何以地〔注〕据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据陳至不地○卽桓五年也彼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恢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故地與此殊隱之也何隱爾

弒也〔疏〕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薨常地例以起問發徵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疏〕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注〕据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疏〕注据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爲中國諱也〔疏〕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弒痛强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不書弒蓋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蠻夷卽中國而

見弒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疏〕注據歸至國諱○仍本上據以難 鄭伯將會諸侯于鄛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卽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踰宋以中國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冬卽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注〕言楚至能救○卽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屬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乎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據陳侯如會不名〔疏〕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穀梁傳禮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緩卽不得預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鄭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爲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疽病保辜詁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畢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

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鬬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即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

而必誅即同眞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鬬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未

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舊疏云上陳侯如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即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即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

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鄭伯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葢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注弒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葢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鄛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逵三都賦注詩苕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卽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鄛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弒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鄛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隱十一年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爲中國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至賊然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弒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肹鄭伯睪皆以從楚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非正例今鄭爲大國之例今鄭爲大國不月故如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疏〕舊疏云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變按古變溼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公羊義疏五十七

注據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獠者曰侵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侯伺雖不戰鬬當坐獲疏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也傳言適得之卽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鬬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欲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閩監毛本糾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何侯閩監毛本作侯伺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

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責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穀梁傳見曾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至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鄛是也如晉者卽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卽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莽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釋文二傳作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疏〕〔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脩也非火災也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迫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迫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脩也非火災也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

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通宜似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何以書記災也〔疏〕〔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鞏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鞏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

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疏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鄘移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後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邈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

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毀也此宋復災故爲先聖法度寖遠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縗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桉勘記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泗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皆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沙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泇河入承水之泇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泲水篇泲水故瀆自下邳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鄫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今其地鄫聚是也王莽之鄫治矣按古文柤作鄫應劭讀作嗟漢地志沛郡鄫縣注鄫水作鄫也釋例云柤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鄫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泲水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按釋例或曰郎京相璠士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同彼爲殊吳此爲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

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
穀梁作傳陽按此釋文偪音福福傳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
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
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
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敷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
志下楚國傳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所
云偪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注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續
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柤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
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沭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傅陽左傳校
勘記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
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偪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
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傳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
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沭水
篇柤水逕偪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襄十
年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滅之偪陽妘姓也漢以爲
縣方輿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柤
水渣口戍在縣東南柤渣同音側加反葢卽今之泇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
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注滅日至
錄之○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
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强夷滅中國者
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
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
是强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
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
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
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僖三十
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
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
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
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
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
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卽此義也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疏〕釋文斐左氏作騑上九年左傳公子騑杜注子駟詩秦風小戎騤驖是驂兩騑也正義云驂兩騑也古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驂故云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古名字必相配騑爲正字斐其假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其大夫則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與盜同文也益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弒蔡侯申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辛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

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厥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與閻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舊疏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戍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破强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諸侯已取之公羊義疏五十七

矣曷爲繫之鄭〈注〉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注據莒至于杞○鄭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其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

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一小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謂之卿者方据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逢祿公羊議禮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亦以意言耳○注卿大夫皆是爵號○舊疏云卿與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据至三卿○舊疏云卿者方据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之卿者方据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大夫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卽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
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
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
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
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
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
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
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
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
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
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
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
三軍傳曰何以書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
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
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
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
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
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
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

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
淩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
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
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
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
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
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
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
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
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菱圈臺沼椽采得良田
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
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口口軍三此公侯
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爲方
百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
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
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
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
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
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
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
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
公羊義疏五十七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
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
一十二□爲次國□軍三而
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
大國之下卿令六百石下卿
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
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
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爲
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
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
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
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
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
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
之卿即此之上卿彼之大夫
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
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
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
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
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
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
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
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
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
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
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
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
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
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
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
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强臣
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
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
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
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
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
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
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
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
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
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
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
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
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魯於

公羊義疏五十七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作恭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郎成十年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乃不郊下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郎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乇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乇聲京亦从高省彙高形彙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疏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據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疏〕注據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趙武入盟鄭伯成甲戌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國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爲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孳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爲楚救鄭〔疏〕注爲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例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邰釋文邰本作台詩生民邰有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邰正字台閔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在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孔氏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曾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本強作彊前九年書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卽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卽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卽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去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卽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圍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邰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

年公斂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郈不受命而入郈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申釋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郠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爲莒邑矣鄆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郠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爲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即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叠韻借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其成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謁爲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乘壽夢疾呼之爲壽夢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鞅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覯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

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
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
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
嶽甯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
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
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
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
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
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
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
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
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
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
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不名許
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
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
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
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
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
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
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
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
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
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
也僚者長庶也卽之是
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
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
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
言皆不日者卽此文書
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
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
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
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
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
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
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
也忽焉秦強於內治敗
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
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
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
義疏五十七

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
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羊義疏五十八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啣舊疏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邾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都亭从邑寺聲杜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邾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邾亭鼎昜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公羊義疏五十八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齊崔杼云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囆釋文云二傳作蠆春秋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異文箋云公孫蠆字子蟜說文訓蟜爲蟲郎字思名子蟜當名蠆不名囆矣公羊作公孫蠆盖段音字說文曠从口蠆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彙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卽下十六年大夫盟何信在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

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鏜云一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溴梁之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愼言據麻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溴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溴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荀鰲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已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

公羊義疏五十七

說在二十七年

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已未月之二十七日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衛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諸侯知公羊本有衍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衍字則左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衍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衍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云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即其說而細繹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曰者至口也○校勘記云鄂本亦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時此日故解之下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囆莒人邾婁人

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劉者何邑也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詩說云說文留从丣戼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卯卯爲秋門則留自从卯卯爲酉之省文董逌據此謂不从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鎦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糸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卽劉定公爲康公之子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疏注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疏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卽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有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與宰通爾雅尸宰也郎主事之宰宰官也郎官宰之宰宰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所以三百夫采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子云天子之縣內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鄰郎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郎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郎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郎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郎四都注云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宋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幸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盖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此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即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顧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諸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幾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卽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卽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衞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衞兩武公皆以侯伯

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僖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

臣名之義亦通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即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鄆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譏而言因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讒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即上十二年季孫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疏〕〔注〕至成通義云著畏齊之甚○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閩監毛本攜改鬻按釋文作至攜及僖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亦考證云舊鬻作攜又似宪反作囚宪今据僖二十六年攷證鬻本或作雋故有似宪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強魯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鬻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爲恕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歛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疏〕〔注〕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鄟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泐下圍成

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疏〕〔注〕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巳据歷爲七月衛之禍徧滿天下〔疏〕之二日劉歆以爲五月二日劉孝孫以爲八月朔日長歷以爲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弒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

周一本
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疏〉毛本溴作溴誤釋文作昊云本又作溴杜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溴水名梁隄也溴水源出懷慶府濟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孫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至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卽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信〉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也○注故書至大夫○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年戊寅大夫不起○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是其不起之文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溴梁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溴梁兮以晉爲盟主文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

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據戊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增爲贅增矣

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葢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於部旂旗之流也从於汙聲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繆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旂○注贅繫至壻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于貲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市利三倍則奪其資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則與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胝亦以胝屬於肉故亦稱贅孟子說梁王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耆老書大傳作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此之時若綴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旂至數名○詩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爲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旒禮及郵表畷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畷郵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文球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表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於其上即球也詩之球即裘之叚借故以裘爲標志表者裘衣也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之球乃表裘之裘詩之綴旒是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叚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舊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三辟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辟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尋餘未聞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旂上公當九旒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孤卿建旟大夫士建物其旂各視其

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荀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大夫不臣也公穀爲說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即本公穀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偏刺天下大夫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至同也○舊疏云孔疏謂君使之盟非君使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于蝁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也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于蝁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閩監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孫豹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

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繫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之義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洩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愼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弒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闍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七年朱莘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洩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閻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羞繆略云成公羊作郠按今本左傳作郠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郠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瞞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瞞作瞞左氏作邾子牼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髑頭無髮之髑是牼有髑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又云釋文唐石經瞞作瞞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髑頭無髮之髑是牼有髑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瀙子河篇瀙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劭一地泗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嫣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接當以在弁者爲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譏不時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卽上齊侯齊高厚

圍成圍洮圍
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爲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辭〔疏〕左氏穀梁作祝阿杜云祝阿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公羊義疏五十八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與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東阿不一地東阿即春秋之柯乂名阿漢屬東郡今為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為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即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至致圍○即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

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

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有病焉注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動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為實圍也

曷為抑齊注據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據侵至不抑○即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為彊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也

為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桃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

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喪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即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為之此罪齊者蓋世子驕蹇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

與釋文作僑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强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强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卽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者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據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爲疾此亟訓爲數較彼似從末減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愼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逐矣

取邾婁田自濘水疏杜云濘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濘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濘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繹山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濘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漕河東徙遏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濘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濘水京相璠云薛縣濘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濘水河注據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通義云東田不言自濘水○注據齊至濟水○卽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以濘爲竟也何言乎以濘爲竟注**據取邑未嘗道竟界濘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濘爲竟濘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隨濘水言取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邾田之多卽此移入邾界魯隨有公羊義疏五十八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魯貪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潞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潞水爲竟是也舊疏云潞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據此文也然則潞移爲外異更明潞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卽賈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篡明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從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睘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糊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卽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埤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猶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傎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爲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據公子買戍衞不卒戍言戍衞遂公意○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戍衞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匄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据以難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即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而說經大夫受命不曰無遂事亦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

眾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也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趍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鑿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闔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卽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匄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動二句云閩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邀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婁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義時久不知士匄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匄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

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梁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舉而知之爲君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尚未備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慎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之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即後之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卒日〔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丞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奪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即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羽冢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即鄪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瑯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瑯邪爲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瑯邪則與武城密邇閻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遬唐石經閩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遬字並如是毛本作遬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遬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澶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

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繁水在彰德府內黃縣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爲繁淵按繁與澶聲韻汙與淵雙聲繁水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然未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七年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遫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穀梁作公子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釋文光黃九經古義云說文炗古文光炗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弃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郎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懼二慶於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麻爲月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公羊義疏五十九

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八
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
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
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湨至日食○五行志下
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
寅殺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
慶與何異何以爲湨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
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
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
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
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湨梁之盟後中國方乖
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
晉書正　〈疏〉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
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
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

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卽此水經注泗水篇又
南過平陽縣西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
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
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
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
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
是別亭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
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
閭丘亭卿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續漢志
證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
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
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
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涿涿與漆形似蓋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快
無氏〈疏〉通義云據盟會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據快無氏○
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大夫何以書庶其故難之**重地也**〈注〉**惡受叛**
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

兩明故省文也疏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據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王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晉世家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亦爲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頻小古歷有三月頻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六月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爲入月泰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掩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占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忠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駁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僞矣萬充宗黃梨洲問答云問日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荅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閎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公羊義疏五十九

交則月掩日而爲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須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入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須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据歷法之正斷爲無頻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之所無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云杜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歷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者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据何本穀梁疏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

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
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愼言公羊麻譜云公羊傳於
十一月記孔子生據厤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
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
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
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
異據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
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
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
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
其卒儼然賡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
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
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
捉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
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
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
明葢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
意皆非敢曰眞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
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秋者謹誌聖
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
也讀書脞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
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

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
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
梁亦作十月葢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
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陸
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
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
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
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
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
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
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
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
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
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
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
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
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
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
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
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
星紀歲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
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太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荼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旣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鮮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愼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攷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懸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又或疑卯昴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爲卯攷後漢志漢安二年尚書邊韶奏言太初厤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厤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厤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歲者太初厤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東漢術家庚戌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加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劉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厤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酉與長厤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厲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丣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厤甲寅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公羊義疏五十九

殷麛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二百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始用考靈曜爲本亦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麛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麛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翼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麛命術得己卯癸酉庚于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麛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麛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下丑漢元年乙未三統麛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梁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麛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麛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漸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彊隨漸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亦作彊按彊疆皆通卽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漸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卽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癸酉朔據麻爲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二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釋文云鼻我一傳作畀我唐左氏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畀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一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畀子之畀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畀在五支卑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鄭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畀是隸書畀卽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爲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何此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鬳鬳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鬳鬳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鬳鬳言有丰采也孝文本紀太史公曰鬳鄉改正服封禪矣按鬳鬳蓋猶漸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

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敗此不敗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注前爲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

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郎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為漢氿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即此〕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據當舉重〔疏〕通義云據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據當舉重○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眾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為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士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晉不納事益事勢宜然史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入○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鬬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明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午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然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眾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非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朱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朱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釋文渝左氏作榆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享晉公羊義疏五十九

爲渝是渝輸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郎古雍渝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繆略云俞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易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據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據次至救邢○郎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也〈疏〉注惡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通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救而後言次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救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按左傳曰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遬卒〈疏〉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畏〈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曰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易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據纂得大夫之位〉〈疏〉注據纂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易爲言殺其大夫故知纂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

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郎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以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夫大夫之例雖非弒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羯帥師侵齊疏仲孫傷云本又作褐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弒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卽下二十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疏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鄂本閩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鄰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也後六君弒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

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咸宜咎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大傷郎有死傷義也

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

注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

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曰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
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
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
首承飲而進獻于羣入數
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
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
氏牽涉左氏以駮何氏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
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
巳公子遂入杞注曰者杞
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
以日入爲善則入盛入許
例時與傷害多月
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

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
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茌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
棗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
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北直順德府地去
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

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
縣此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
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
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五年同
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
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
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
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
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
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
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
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
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遂受亂賂稟弒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
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
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
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
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之不討賊也
據蓋誅不成故
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大事表云杜注本那地衛滅那而爲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爲不言入于衛注據與鄭突入櫟同疏注據與至櫟同○鄭之邑也曷爲不言鄭注據齊陽生立哀六年傳見諼君以弒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弒也時衛侯爲剽陽生事爲難故云據與彼同也

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弒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諼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釋文作以殺音試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弒也○鄭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弒謂下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爲剽臣何盍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使候間使甯喜弒之者卽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

喜許之卽使甯喜弒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衍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時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諼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剽瞶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爲難者蓋以衍與剽瞶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卽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疏舊疏云公孫囆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萬孫蠆口旁後加舊疏云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蠆音義俱遠定有一譌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釋文謁左氏作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遏之義疏所據之本往往作遏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謁遏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遏爾躬躬釋文遏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闇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為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為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為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為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荅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為罪人若其殺卽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殺也吳子謁何以名注據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據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傳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公羊義疏五十九

卒間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

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

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

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

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

辜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接穀梁傳云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

亦以經名卒間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

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

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

不坐殺卽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如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

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

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淩

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

之君若令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

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卽穀梁之非巢不飾城

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

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說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

衍弒剽不舉衍弒者諱成于喜〈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

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

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也殺亦弒之誤彼下云中

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喜○甯喜爲衍弒剽事

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衍弒剽春秋舉重宜書衍

弒今書喜者正由諱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

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

欲納公何如是諱成于喜文也拔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殤

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

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

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

本逐衍衍入故叛衍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

〈疏〉注衍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言叛者臣盜主之辭故

如此解林父逐衍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採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衎出奔已絕故復入爲盜國下書衛侯衎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實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讎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疏〉包氏愼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譏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復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據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見之非與衎主惡剽也曷爲惡剽〈注〉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注據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據以難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諒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舊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遠於公子故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曰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未隸書未未二字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未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未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違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注據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據

晉繼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注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曰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曰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

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義云春秋之於衍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弒而衍之失德見曰衛侯衍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醋乎惡衍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者徵明於惡衍之說則爲君者懼范武子曰衍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衍出奔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弒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義失眾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爲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俱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注座有罪故平公書葬

疏穀梁作世子座同音假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沅云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座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

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瘞有罪蓋瘞罪克故其罪尚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惡逆去弟瘞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瘞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瘞罪微乎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據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疏注非伯討也甯喜弒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據以難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弒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之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公羊義疏六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七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疏〕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疏〕穀梁鱄作專省文也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注〕據與射姑

同〔疏〕注據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據與彼同也　爲爲殺甯喜出奔〔注〕據非同姓〔疏〕注據非同姓○承上注據與射姑同問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循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怨獻公而攻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我即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則時即死汲古閣本作則時即死是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即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即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即時是也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又齊策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惠子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寧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喜曰諾〔疏〕上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飯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沚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作子苟欲納我則寡人蓋公羊義疏六十一六年左傳子鮮不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即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即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　喜曰無所用盟〔注〕時

喜見獻公多許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無所用盟也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衞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蓋何氏以意言之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予固爲我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注〕縶馬絆也〔疏〕注縶馬絆也○釋文羈縶本又作馽雅釋器縶絆也郭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莊子釋文引三蒼云縶絆也詩小雅白駒有客言授之縶箋縶絆也說文馬部馽从馬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馽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縶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馽馬釋文馬司馬向崔本並作絷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雅云羈勒也或作羈經傳皆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執鉄鑽〔疏〕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即鉄椹質也質莖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即鑽彼注云椹莖椹也質莖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然後殺鉄者有刃之物鑽則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園人職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爲齊人鉄椹之椹園人所習馬以鉄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即此爾雅釋器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篡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椹也鑽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篡云質以石爲之後世之砧即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椹本或作砧謝惠連詩櫚高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蒙砧今何在是也或作碪說文杜下石是也爾雅之椹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篡引雅訓解之云正斲于椹上是也若鉄鑽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蜫木跌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鉄鑽砧也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疏〕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公羊義疏六十

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嬖妾注嬖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聲之誤枿卽蘖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顚木之有由孽是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疏〕注鱄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敬姒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疏〕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字此獻公辭也**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疏〕通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曰徵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鱄孥其妻子而去之**〔注〕**慙恚不能保獻公**〔疏〕注慙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慙愧也又恚恨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旣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校勘記云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

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鱄兄爲彊臣所逐旣不能救又

移心事剽皆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

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

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

罪疏 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

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

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

君是亦弒君者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

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

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蔑割

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刎當作昧从末得聲末勿同音荀子

彊國云是猶欲壽而刎頸也一切經音義刎古文歾同音義

又引字略斷首曰刎刎割也今人猶謂自刎爲自抹蓋卽歾

也亦作物方言物離也吳越曰物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刎

義不必有刎音也艾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

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撥抹昧同音亦得

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

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

與刎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皇若此皆與此

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狄行出犬

雞以詛射頰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

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詛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

詛用一牲故此用雞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

終爲甯納衛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未知何指甯

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鱄棄絕

大倫徑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

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

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

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

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

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

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己與喜以君

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

獻公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徵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弒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經經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傷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書葬者以殺在葬

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
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愼言云七月
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據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據盟至出公○
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主舊疏云僖五年夏
首戴是也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
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
危也說文歹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

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
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衎負鱄殺喜得書
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
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
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以殆諸
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曰者惡楚詐也惡人之
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
衛侯至禰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
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亦皆弒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
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
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
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卽文
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
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
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
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
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卽下
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閻殺吳子餘祭蔡世子
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乙亥
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
誣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傳作
閏則爲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岌作三紀甲子
厤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譏傳爲違謬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
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闔弒吳子禁世子殷弒其君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劉向
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
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
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羯至所致
○舊疏云偏指豹羯者尚書曰舒恆燠若
時豹羯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
豹如晉仲孫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
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
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
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
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
三鄙彼兵十餘年囚之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
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
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
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

公羊義疏六十 七

長麻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爲無稽竊
意古麻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
四年而增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至二
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
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譜傳文而以魯麻爲失閏月于前故
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麻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
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
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時麻之失杜氏又朔緣於左氏所增
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麻志劉歆說云魯麻不正以閏餘
一之歲爲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
在申而司麻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日襄公二十七年距
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
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麻以爲在建戌經
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
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
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
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
云釋文閻殺下音試此二弒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
故作弒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方至所致

○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卽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至狄也○卽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葢閏月也葬以

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葬月明葬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陳蔡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侯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願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葢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弒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葢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王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癸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二十二日日則已未當爲二十二日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已之誤也按杜氏之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葬作期云本

又作暮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閒云至親以期斷故取暮也暮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餘卽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日也經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役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

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人情因可伸之愚

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仝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攷分度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後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麤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値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禾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冀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敢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

日郎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寤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厥數苟本乎厥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令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按譙王恬郗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冀劉昶殷台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至不書

○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正月以存君也〈注〉

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

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

子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蔫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荊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著溼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隕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遘讀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疏〉此及左傳釋文作闔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弑穀梁音義亦作弑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闔弑吳子餘祭盜弑蔡侯申陸氏皆謂其殺吳子也蔡侯也不曰其君者闔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弑君者也其爲弑則同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謂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衞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弑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閽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闔人爲君在弗內焉注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疏〉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云闔守門者穀梁傳闔門者也刑人也注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注闔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大胥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撰漸加應世黜巧姦僞多〈疏〉注以刑爲闔○周禮閽人注又云刑人墨者使守門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每門四人面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囿皆用刑人統謂之闔也左傳荘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明諸侯闔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

也劓者劓其鼻也刖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孰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鞭之夏制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別孔子爲春秋採摘古制也說文骨部髕髌也脫其髕謂鑽傷其膝骨刖者說文足部跀跳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恕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鞭本漸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皐陶作士明刑司圜疏引作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鉤命決文三王明刑應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鄭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屨雧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赭其衣犯劓者赭其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苟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日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刑者正撰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揆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注據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注以刑人則曷爲謂之閹注以

刑人爲闇非其人故變盜言闇〈疏〉注以刑至言闇○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闇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爲闇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弒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弒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闇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闇故變盜言闇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闇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廁髡者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闇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闇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諜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爲謂之闇則當曉以書闇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闇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闇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弒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闇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爲闇之人也故特書闇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

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弒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闇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闇弒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闇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點爲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恐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邁其禍是也○注望之傳吳使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闇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闇由之出入是狎敵遲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埒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明恤也虞書曰五流爲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圃皆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圃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闇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闇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同古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疏

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注貶稱至諸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爲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爲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向之會稱國疏注據向之會稱國○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據至聘是也疏注據至

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
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
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即謁季子札賢而不立
欲立之以爲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謁曰今
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
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注迮起也倉卒意〔疏〕注迮起也倉卒意
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說文辵部迮迮
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
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疏〕更也太元元文陰陽迭循注迭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
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
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
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
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
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

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
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
可乃立長子諸樊
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疏〕吳越春秋諸
樊驕恣輕慢
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
輕其死或爲勇事卽餘祭不遠刑人謁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
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
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鏞堂拜經日
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
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接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
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
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
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
八弋篆文作㕣與瓜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
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
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
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瓦或醬涪之間然玉藻云唯水漿不
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
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
公羊義疏六十

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疏〕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陰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志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果之門或闇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尚猶努力○說文八部尚曾也庶幾也詩王風兌云尚無爲箋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注尚庶幾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蹙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蹙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士云窮不相害故遬大注遬疾也遬爲速之籀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容經云悔者凶也凶咎之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死見上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死傳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于臧之義潔身請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爾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爾僚者長庶也即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

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通義云、即之即位也○注緣兄至即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昭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使公子光傳例注公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使公子光傳例注公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例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已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之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纂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曰中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弒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即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世家謂餘昧卒欲授弟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二者非一之辭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烏改焉按釋文作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鈹交于匈遂弒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七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噳欲喜之也者盍噳之借孟子告子者秦人之炙亦作者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盍以火炕魚食之也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弒改殺按釋文作殺及注殺僚同盍此據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弒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盍因下終身不人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

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
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
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
僚爲季子庶兄光爲札弒僚是兄弟相殺去之延陵注延陵
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陵吳下邑○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
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
季子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
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也去縣七十
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
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白虎通五行
云親屬臣諫不相去
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
闔廬義不可留事疏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
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
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卽不忍討意也漢書蕭
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皋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
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
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
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弃尊位而無忿可以慙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
本其事而原其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
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
殊也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
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
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
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
季子受之北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
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
處之以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本不賢其君以
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
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補鑵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
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

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疏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也杜注左傳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脊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伯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願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曰壽乎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挈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

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獨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即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尚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救若見幾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篡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哉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子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

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

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吾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酯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曰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八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姞姓疏〉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姬姓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薳罷顧氏炎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抉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薳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牢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抉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卽報聘故喜

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書丁未日故也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云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日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經義通聞亦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楚商臣弒其君當不日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于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弒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慎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書日者

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學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佚二傳作佚夫古年佚同部叚借大戴禮公冠篇作使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佚九經古義云佚之見佚果喪其田佚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甯田讀爲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壬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佚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罃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也舊疏云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

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
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弟不爲大夫故
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
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
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
王魯乃實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
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儋括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
然廢立何事儋括至興師圍蔿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
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
任五大夫之殺則
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
不以親疎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
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
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
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
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
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
非禮也許愼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
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
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
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
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
行之語其嚴顏書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
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
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
爲夫人者也若其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
不然卒亦不書矣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
言謚○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謚益紀
已滅直爲齊侯所葬未必有謚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謚非
必謚宋伯姬爲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謚卽不賢也舊疏謂紀
伯姬不言謚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謚蓋以劣於宋伯姬
皆失之泥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

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于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如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鄫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于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媵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亦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顧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酒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嫠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芈也季芈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芈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之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不瑜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闢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泰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及人伯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王傅

如宮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歸昏禮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園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謚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謚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欒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盈者欒書之孫弒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於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譏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欒書不見於膺公弒後已示誅絕欒盈良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晉良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弒○正以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弒焉爾畿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不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弒○正以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弒焉爾畿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不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弒○正以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弒焉爾畿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卽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不足也彼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怨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殷弒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殷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怨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怨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閔同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疏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誤穀梁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

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爲復亦卽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令注庚之言更也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注據詳錄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至趙武等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刺大夫之專政也舊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弒父臣弒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譏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奚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肊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偏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

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

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慎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

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僖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王子猛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此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

謂襄公
不肖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慶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卽左傳云犂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卽密之轉音朱鉏卽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